



回眸

HUI MOU

邹元辉◎著

在对古今中外历史的观望与审视中，捕捉人性的真、善、美。



回眸

HUI MOU

邹元辉◎著

在对古今中外历史的观望与审视中，捕捉人性的真、善、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眸 / 邹元辉著.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 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956-4

I. ①回… II. ①邹…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
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1211 号

回 眸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恰同学芳华)

邹元辉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刘仕杰

封面设计: 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 <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956-4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生命在鲁院

李一鸣

鲁院，一个神奇的所在。一个小院，隐在十里堡；一座小楼，藏于芍药居。居于大都市，却没有豪华，缺乏轩敞。但在多少作家心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故乡般温暖。为她而来，跋涉千里；从此而去，频频回眸。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时间万水，空间千山，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情感美化、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鲁院，意味着单纯、纯粹、青春、美好，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文学栖居的远方。从与她结缘那天起，“鲁院”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情结”。回望，相忆，引颈，怅惘，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

在鲁院，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底蕴性打造，研究性学习，创新性研讨；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明晰的精神秉持，滚烫的心灵追求，深沉的文学担当；他们发愤着，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地阅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涵泳，博考经籍、捭华摘艳的覃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心，且行且思、且珍且惜的实践，投身生活、扎根实际的体验，吟安一字、拈断数须的磨练；他们享受着，思与思的碰撞、诗与诗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拒绝知识性傲慢，呈现平等性亲和，力行研究性对话，达致成长性提高。

在鲁院，他们阅读先人著作，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追远溯源，捕捉远古的回音；披览当下文丛，沉潜涵泳，如鱼在水，探寻未知的秘境；清夜独坐，一桌、一椅、一笔、一纸、一键盘、一屏幕，一腔心绪，一幅剪影……

在鲁院，他们步入精神世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

美在品位。一个人抛却物欲，远离浮躁，沉下心，稳住神，坐得住，学得进，写得沉，不论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是烈焰炽炽、热风难耐，潜心攻读，养性修身，自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一种品位。灯红酒绿，太醉；香车美女，太俗；追名逐利，太累；鸡毛蒜皮，太碎。只有读书写作，最好、最妙、最美！

美在享受。读书写作，拍案而起，击掌而坐，捧腹而笑，抚掌而哭，扞胸而问；为之歌、为之舞、为之泣、为之诉；找到自尊、自信、自强、自己；寻回真情、真意、真志、真理；使人生得其所、生活充实、生长快乐、生命美丽。书人默契，会心而悦，读书写作真好！

美在进向。书到用时方恨少，写到深处最有味。读自然，一朵花上见命运，蓬松白云有人生；读社会，红尘滚滚藏清明，关系交织蕴涵深；读人心，大海般喧腾，密根般纠结，一个针眼，穿过八级大风；读佳作，形象上入心，理论上入脑，全局上着眼，细微处体验，读出语言、读出情感，读出哲学，读出诗性。读书，可救急；写作，能救命！

于是，读书写作，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追求、生命状态。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

橄榄绿.....	1
集卡司机	45
烟消云散	77
谋	127
圈 套	150
误 会	167
跋	197

橄榄绿

一

醒来尚未睁开眼睛，史宁便觉得全身酸痛。

自从毕业参加工作，这种感觉并不少见。为了多挣点钱，史宁往往酒店下夜班后，就从市场批些饮料和纪念品，再到景区门口招徕那川流不息来自各地的游客。像现在旅游旺季，生意好时，一天也能赚上五六十元。当然这种代价不仅仅是失去补觉机会，且一天站立叫卖后，不但嗓子沙哑，小腿肚子更是酸得像现在一样，常在疲惫的梦中惊醒。

史宁非常需要钱。这可不是觉得自己工资低，口袋干瘪想尽办法去赚钱，再像城里的女孩一样，在商场化妆品或服饰柜台前潇洒挥霍。她想给家多寄点钱，好让守寡多年的母亲不用过度操劳，病痛时能买得起药、打得起针；好让还在念初中的弟弟不会休学，更不用为吃饱穿暖发愁。她还暗暗发誓，不光让弟弟要吃饱穿暖，而且还要吃得好点，穿得体面。

史宁至今还对第一次去大学报到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她第一次走出县城，第一次走出一望无际的沙地。通过火车车窗，她第一次看到了成片的绿洲，第一次看到了不再是光秃的山梁，新奇与惊喜沿着铁轨不断延伸。

火车终于在成都站停止了喘息，随着人流，史宁出了站。沿路她边

打听边走，终于找到了学校的大门。

再次核对校门上那硕大又金灿灿的校名后，史宁反手理了理用塑料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行囊，摸了一下缝制在内衣的小口袋。嗯，鼓鼓囊囊的，没瘪，她终于放心地长长舒了口气，拢了拢秀发，迈步准备进校门。可一名身穿制服的保安却迎了上来，伸手拦住了去路，绷着脸呵斥：“站住，不许进去！”

史宁愣了，上学报到怎么不让进？但她马上给自己作了解答，可能学校规定新生报到得从其它门进吧？想到这里，她赶紧陪着笑脸打听：“大哥，那我应该从哪个门进？”

甜美叫声多少产生了效果，保安那张霸气脸立马温和了许多，只见他轻轻挥了挥手：“这是大学，不招工，回去吧。”

招工？史宁这下弄明白了，原来这个保安把她当成来揽活干的小工了。对于这样的误解，史宁一点也没生气，反而满脸堆笑地解释：“大哥，我是前来报到的新生，今年刚考进这所学校。”

保安一怔，开始认真打量起面前这个肩背旧棉被、手提编织袋的女孩子，怎么看都看不出天之骄子的模样，完全是标准打工族的行头。保安在此工作多年，见过前来报到的形形色色新生不计其数。有开名车来的，有全家七八个人前呼后拥来的，更有甚者还带着保姆一起来的，就算是条件再差，那也是两个大人提着大包小包陪同前来的，还真没有见只扛一床旧被子、提着编织袋前来报到的新生，更何况还是个女孩子。为了证实自己的辨别力，保安盯着对方问道：“你刚从火车站来？”

“对。”

保安忍不住笑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挺会蒙人的，可惜你们这种人我看多了。火车站有学校组织的接送新生的校车，这么远，你不坐校车，难道还自己打的来的？”

史宁听出对方的嬉弄嘲讽之意，有点懊恼，不是因为对方的不信，而是她根本不知道车站有学校车辆在接新生，现在自己不但枉走了冤路，更麻烦的是人家现在不让她进校门。她搓着衣角红着脸辩解：“大哥，我第一次出门，不懂。”

看对方红了脸，保安开始为识破对方的小伎俩而得意，再次挥了挥手：“别在这里磨蹭了，回去吧，这里真的没有在招工。无论是食堂打杂的，还是各室保洁的，都不缺人，你还是到别的地方试试吧。”

在史宁看来，制服就是权力，穿制服的人就是代表权力说一不二的人。面对不让她进校的保安，她急得流下了眼泪，忍不住委屈地叫道：“我真的是这里的新生，为什么不让我进？”

保安有点不高兴了，瞟了一眼对方，没好气地说：“你这丫头还想继续蒙人？有本事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若你是学校的新生，那我以后每次见了你都给你鞠上三躬。如果拿不出通知书，马上给我离得远点。”保安话音还没落，右手食指已直直指向远方。

可没想到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史宁。对呀，自己怎么就没想到用通知书来证明呢？情急之下，她也顾不得回避，弯腰放下编织袋，马上撩起外衣，从贴身口袋艰难地掏出塑料袋。塑料袋包着的正是老乡帮忙凑给的学费和大学录取通知书。

当通知书递到保安手中时，保安顿时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面前这个虽然长得清秀，但着装土气的女孩真的是这所大学的新生。保安实在想不通，虽然自己家乡也穷，但也不可能让一个女孩子独自背着一床旧被子出远门去大学报到。他怔了片刻，赶紧讨好地为史宁指明办入学手续的地方。

就这样，史宁终于顺利地进了学校，开始融入这个社会，这个完全不同于家乡的城市社会。虽然这里和家乡是相邻省，但一切都是她曾经向往的，实现了从祖国西北迈向腹部的梦想，豆蔻年华的她憧憬起了未来，如花一样，渐次绽放开来。

二

仍闭着眼睛的史宁想转个身，换个姿势缓解一下酸痛，但她发现自己转不了身，好像被卡在了哪里。她努力睁开眼睛，四周灰蒙蒙的，虽

然眼睛一时还看不清，但嗅觉已彻底醒了，鼻子被干燥且细密的水泥灰呛得连连发痒，混浊的空气似乎还夹杂着强烈的血腥味和生锈钢筋散发出来的三氧化二铁的异味，甚至还有尿尿的臭味。史宁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靠一道从裸露钢筋、断裂水泥块和各种酒店装潢品中折射进来的光，她终于慢慢适应了黑漆漆的空间，并能模模糊糊看到四周的景象。

四周的情景让史宁惊讶不已，自己竟然处在一个倒塌的废墟中。若不是头上这块巨大的楼板庆幸倾斜在水泥块上，给她留出一个逼仄空间，不然早就成了这堆废墟中的一块肉馅！

酒店倒塌了？史宁猛地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四周很安静，静得让人发慌、发怵。史宁挣扎着想起来，可无法动弹，她这才发现自己身上堆满了各种残瓦碎片。她慢慢腾出双手，一点一点拨开身上的残瓦碎片。等她终于从残瓦碎片中爬出来后，才明白今天酸痛的感觉为什么特别强烈，因为残瓦碎片不但挤压了她，而且肌肤也被划得道道伤痕。

一道道伤口疼痛终于唤醒了史宁的记忆。是的，是酒店倒塌了，自己最后的记忆就是在酒店摇晃中坠落的，当时后脑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顿时失去了知觉。

是什么原因让酒店瞬间倒塌了？酒店是“豆腐渣”工程？酒店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还是遇到了强烈地震？

史宁暂时昏迷后的脑子又高速运转起来，她努力想恢复原先的记忆，寻找出导致目前境况的答案。可还没等史宁想出答案，她看到了一幕令她恐怖又尴尬的镜头。

就在废墟不远处，有两个光着身子的人躺在了一起。准确说，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血肉模糊、一丝不挂地被一根大梁压在了下面。这两人史宁印象很深，不，应该说是昨天入住的那三个人，都给史宁留下了深刻印象。

史宁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六点不到，就在她即将下班交接前，来了三位客人，二男一女。三人在总台开了两间客房，一间单间和一间标间一张床位。史宁礼貌地迎上前，看过磁片房间号后，先引导他们来到单

间。本以为两个年轻男女住一间，那个老头住标间。但意外的是，当史宁打开 501 单间房门后，老头毫不含糊地甩手先走了进去，年轻女人则紧跟其后，并顺手把房门给关了。倒是那个年轻男人，远远站在门口，等着史宁去开另一个房间。

史宁在酒店也有半年了，许多她以前意想不到的事也算见了不少。酒店时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男人，他们或胖或瘦，或高或矮，或英俊或丑陋，或年老或年轻，搂着打扮妖艳、抹着令人窒息的强烈香水味的女人前来入住。史宁知道，这些成双成对出入的男女，都是见不得阳光的“野鸳鸯”，很多仅仅是因为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把他们暂时串连在一起，当然也偶有个别追求一夜情的风情男女。

今天这事她觉得特别奇怪，虽然也是男人带女人，可今天是两个男人带一个女人，且三人的身份很怪异。

首先那个年轻的男人不像保镖或秘书，虽然他皮肤黝黑，但却很瘦小，就像她弟弟，看上去从小就营养不良，一点也没有保镖魁梧的身板。当然这个年轻男人更不会是秘书，除了脖子上挂了个照相机，他连个公文包也没有。

其次是那个老头。这绝对是个落伍、没见过世面的老头，别说不像个腰缠万贯的老板，甚至连个略有身份的人都扯不上。老头手上不但没有名表，甚至连块手表也没有戴！在城市学习工作已快五年的史宁也懂得，现在老板都讲究穿戴，不光是老板，就是普通市民也一样，宁可在家关起门来啃干馒头，出门也得披上名牌服饰来给自己撑一下门面。可面前这个老头，不但身上没有什么名牌服饰，而且竟然还穿了双黑色的布鞋。这种敢于把西服和布鞋进行“中西结合”的，也只有没见过世面的人敢搭配。史宁心想，若是把这样一天敢花六百多元住酒店的老头放在家乡，就像是芝麻混在了黑米中，肯定难从父辈老人中区分出来。

不光这两个男人来历让她困惑，最让她奇怪的是那个女人。这个女人气质相当好，看上去颇有修养。腰板笔挺，头颅高扬，眉宇间透出的傲气让人不敢平视，根本不像平时进出酒店的“鸡”。真不知她怎么和一个土得要掉渣的老头共处一间？要知道这单间只有一张床，一张双

人床！

史宁边思忖边引年轻男人打开了斜对面的502标间。男人也马上跨进了房门，他探头往里看了看，然后自言自语莫名其妙地骂了一声：“妈的，真是享福了。”

史宁听得莫名其妙，只好客气地问：“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年轻男人愣了一下，扭头看了看史宁，尴尬地摇了摇头：“噢，没事。”

“那我先走了，有什么需要可到服务台找我。”

“嗯。”

史宁正准备随手带上房门，这时对面门开了，那个年轻女人径直走了过来，但她没有进门，只是站在门口，傲慢的眼神掠过史宁，冲着年轻男人吩咐：“明天早上不出去，午睡后再叫你。”

只见年轻男人带着恭敬又近似于献媚的笑容，连连点头答应。可女人说完连看也懒得看他一眼，转身又回了那个单间，重新关上了门。只留下一个漂亮的背影和一股淡淡的、若有若无却沁人心脾的香味在走廊中游散。

现在大梁已将老男人半侧脸砸得变了形，女人不知当时就是和这个老头这个姿势还是因为酒店倒塌前害怕，蜷缩起身子，依偎在老头肩下。正因为这样，这个女人的脸才庆幸没有被大梁砸中，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史宁心想，也许是老天垂青这张漂亮的脸蛋吧，不想毁了自己曾经创造出来的优秀作品。

记忆如决堤的江水，史宁终于回想起刚才那一瞬间发生的事。记得当时她正往洗手间走，感觉大楼摇晃了几下，像是一条船在波涛汹涌的江面上颠簸，让人眩晕。她想去扶墙，可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这栋七层楼的酒店墙面水泥像是一团无力的面团，“轰”的一声就倒塌了。史宁感觉自己像是坐失控的电梯，急速往下坠落，她本能地尖叫了一声，后脑挨了一下后，就失去了知觉。

此时史宁还不明白她刚经历了一场中国有纪录从来的最强地震之一。废墟中，她还是猜测酒店因施工质量有问题而倒塌。以前她当然不

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老家平房只用当地石块垒建而成，这么多年都安然无事，用钢筋水泥建成的坚固楼房，怎么会连她家都不如？后来她通过新闻，也知晓了其中的奥妙，那些倒塌建筑往往是施工单位为了省钱，不但原材料钢筋、水泥等标号不合格，泥沙混合比例也是达不到标准，砌起来的建筑物就像海边的沙雕，好看却不耐久，一有风吹草动，自然就像海市蜃楼一样，瞬间即逝。

想到这里，史宁掏出手机，想给同事打个电话。可一拨号码居然没反应，仔细一看，五格长短不一的手机接受信号竟然没了一格。这下她慌了，一下子哭出了声。

“你终于醒了。”一个声音突然从废墟另一头传来。

史宁一愣，立即止住了哭声。能在毫无生气的废墟中听到人的声音，那就像是行进沙漠中的商人看到了绿洲、颠簸海面上的船员看到了海岸线一样兴奋。她急切地向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可除了狼藉一片的废墟外，她什么也看不到，哪怕是一只代表生命、正在废墟中慌乱窜行的老鼠。

难道刚才自己听错了？是幻觉吗？就在史宁疑惑时，对方又向她打起了招呼：“喂，我在这里，看见我了吗？”

“你是谁？你在哪里？”史宁赶紧撑起酸痛的身子，蜷缩着向发出声音的方向问道。

“我在这里。”那人的声音似乎比刚才轻了许多，但回音却大了不少，估计是他把头退了回去。史宁急切的张望着，真担心好不容易出现的生命又会海市蜃楼般地在眼前消失。

突然她看到了，一只手从左边的废墟中伸了出来，正朝着自己挥动。那废墟空隙虽然有三十公分宽，可高仅有十五公分，男人过不来，只能伸出一条手臂和她打招呼。

史宁犹如一位溺水者一把抓住了漂流中的木棍，她连声应道：“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你是谁？能告诉我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傻丫头，还能发生什么？地震了呗。”那人很轻松地答道，似乎他现在经历的并不是一场地震，而是一场游戏而已，起码也是一场与他

无关的灾难。

三

虽然废墟那边男人没正面回答他是谁，但史宁已从他说话的声音和所在位置判断出了对方。肯定是昨晚入住酒店的男人，对，一定是那个住标间的年轻男人。

史宁对这个年轻男人从早上起就没了任何的好感，甚至怀有几丝敌意。

记得今天早上接班后不久，她就看到男人双手插着裤袋出了房门，在问清免费自助早餐位置后，就径直坐电梯下了楼。

史宁推着保洁车开始打扫已退房间卫生。一个小时后，史宁在过道又碰到了男人，只见他若无其事地双手揣着裤袋上了楼，只是两只裤袋鼓胀得出奇。在他掏“T恤衫”表口袋磁片钥匙准备开门时，史宁惊讶地发现，男人两只口袋装的全是鸡蛋，一只只鸡蛋都快要蹦出裤袋了。怪不得男人吃个早餐要这么长时间，看来他乘餐厅服务员不备，把这些鸡蛋揣进了裤袋。她不由得想起酒店大厅供的那个胖胖的弥勒佛，心想，若这个男人口袋有弥勒佛肩上布袋那么大，那么酒店今天早上的鸡蛋可能就全没了，甚至连其它早点也全没了。就像孙悟空当年大闹王母娘娘的蟠桃宴，把所有吃的东西都打包，带回老穴慢慢享用。想到这里，她“扑哧”一声笑出了声。

听到笑声，男人扭过头看了她一眼，然后一脸淡定地拧开房门走了进去。

今天大部分客人早早就退了房，跟着导游去了景点。整层客房就昨晚来的三个人没有出去。

打扫完所有退房后，史宁来到年轻男人住的标间，因门口没有“请勿打扰”的字屏，所以史宁敲了几下门后，用钥匙打开房门，准备进内打扫卫生。

房内男人正光着上身，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电视。见史宁进门，他回瞟了一眼，没有不好意思用被子盖好身子，更没有起床穿衣服的打算。史宁见状，红着脸主动说：“先生，我来打扫卫生。”

男人并不理会她的提示，依旧兴致勃勃地盯着电视屏幕上那个穿戴花哨，正嗲声嗲气地主持某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说：“把卫生用品直接给我就行了，这里很干净，不用打扫。”

史宁知道有一种人，他们不在乎住宿的其他条件，但对免费提供的用品很在意，常常把头天用过的牙刷和小包装洗发、洗浴液用品收起来，以备第二天继续再用。当然他们的这些举动并非出于环保，他们没有那么高尚，他们照样把第二天新配的卫生用品带走。对于这些人，史宁并没有什么敌意或鄙视，在她眼里，这都很正常。既然花了那么多钱住酒店，该拿的就该拿，就是把桌上的小包装茶叶、火柴，甚至是卫生纸拿走也没什么。但史宁对这些人也很提防，因为他们有时会做出一些出格的行为，有的退房前将床单当作抹布来擦鞋，有的顺手把毛巾或水杯牵走。所以每次检查客人退房时，她都特别留心这些人，以防他们退房走后自己的工资被扣。

史宁从车上取出一份牙刷和洗发、洗浴液及一小圈卫生纸放在桌上。就在扭头时，她突然看见放在床头柜上的那一堆鸡蛋，就是早上那人揣在裤袋里的鸡蛋，看样子有十七八个，全放在原先放酒店茶杯的不锈钢托盘中。史宁心想，这么多鸡蛋他怎么吃？不噎死也会撑破肚子！

男人很机敏，察觉到了史宁的眼神，顺手拿起一件衣服盖在了上面。

欲盖弥彰！史宁脑海里突然闪出这个成语。她强忍着笑，拿上洗涤用品和抹布，走进卫生间，打扫完卫生后，悄悄掩上房门退了出来。

单间那对男女因打着“请勿打扰”字屏，史宁就没有进去。因昨天五楼27套房间只入住11套房间，所以不到十点，史宁就全部打扫完毕。回到服务台，史宁对昨天入住的三个人的好奇心更强了，尤其是住单间的男女，到现在甚至连个早餐也没出来用过。这三个人来这里究竟想干吗？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起床去景点游玩或办事？

就在她困惑不解时，单间房门开了，那两个年龄差异很大的男女一前一后走了出来。男的径直走到服务台前：“小姐，用餐在几楼？”

史宁很反感别人称她“小姐”，无论以前在家还是现在出来打工，她都接受不了这样的称谓。只不过以前在家时，这“小姐”称谓她觉得不敢当，感觉只有戏中官宦或大户人家的女儿才配得上这样的称谓，像她这种农家姑娘怎么能称“小姐”呢？到了成都上学后，她突然知道如今的“小姐”还有另外一种含义，最初的本义与光环早已隐退，新义竟然大逆转，成了妓女的代名词，所以她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称谓。但面对客人，她不能表示出不高兴，更不能反驳，只好无奈地抬眼看了一下后面的钟表，说：“先生，餐厅在二楼，可早餐用券时间已过。”

男人哈哈一笑，扭头对年轻女人说：“你看你，让你起床你不起，现在连早餐也没有了。”

女人上前搀住男人的胳膊，一边摇晃着身子，一边娇滴滴地说：“哼，没了更好，我才不要吃酒店提供的早餐。我要你陪我去吃西餐，我们中午和早上合着吃，这样不就省出更多的时间吗？”

“好，好，这几天就交给你了，让你安排吧。”

男人说完，拧了一把女人水灵灵的脸。女人没有躲闪，反而很配合地侧仰头，依在男人肩上，两人一起向电梯走去。

等他们下楼，史宁赶紧推车去打扫单间。

一个多小时后，两人还是以这样既不像父女又不像情侣的姿势走出电梯。关房门瞬间，又飘出女人娇滴滴的声音：“嗯——别急嘛。”

门重重关上后不久，斜对面标间的门又开了。年轻男人穿着和昨天一样的服饰走了出来，只是脖子上少了那台照相机。只见男人径直走到服务台前，斜着身子，歪着脑袋看着史宁。

史宁推开手中的活，礼貌地问：“先生，有什么事吗？”

男人莫名其妙地说道：“太舒服了反而感觉不适。你现在能不能陪我聊一会儿？”

“对不起，我正在工作。”史宁习惯了有些好色男客人的挑逗，不

亢不卑地回答。

面对拒绝，男人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快，仍然不知趣地发着牢骚：“没什么，我也是每天苦惯累惯了，一下子让我整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还真不适应。唉！也许天生就是劳碌命吧。”

史宁并不搭他的话，低头继续清点刚收到的干净床单。

男人吐了一口气，说：“你昨天不是说有什么需要可以找你嘛，我现在闷死了，找你聊聊怎么又不搭理了？”

“对不起，先生，这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史宁眼皮都没抬一下。

男人提议：“我不能出去，还得在这里等他们起床。刚才看了大半天电视，实在是无聊，闷得慌，这里又没其他人可说说话。这样吧，你陪我说一会儿话，我给你十元钱，反正我这次发了一笔小财，就算是见者有份，也分你一点吧。”

史宁脑海里突然跳出一句话，“钱不能改变人的本性，只会暴露一个人的本性。”就他那模样还发财了？真是蛤蟆装土豪！史宁斜睨了男人一眼，冷冷地回绝：“谢谢，我不需要，请您回房休息吧。”

男人不但没有走的意思，反而双手撑着服务台，倾过上身介绍起了自己：“我叫阿惠，原来是个当兵的。唉！和平年代，像我们这些农村兵根本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熬到退伍年龄，只能重回农村。可我不喜欢那种无聊单一的生活，再说家里父母早就去逝，没有负担，所以就是一直留在城里。当然那种大城市我还没办法生存，只能在这种非城非农的城市中混口饭吃。”

说到这里，那个自称阿惠的男人回头谨慎地瞄了一下那个单间，压低了声音说：“你每天这样上班也挺没意思的，最好也能乘机找个老板，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那个女人一样。”说完，他朝那个单间努了努嘴。

果然如此！史宁暗想，看来那个女人的气质和修养全是表面的，就像一个内部糜烂的形象工程，其实质根本无法见人。史宁平生最厌恶那种涂脂抹粉、忸怩作态，靠出卖灵魂与肉体没有人格的生活。这些女人就像农村大棚种植的蔬菜，不同的是后者搞乱的只是季节，而前者搞乱的却是人的辈份！别人根本搞不清她究竟属于哪一辈的人。当然她更厌